

卓觀齋脞錄

卓觀齋脞錄一冊售
國幣叁角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
一月付印

代印者 蘇州利蘇印書社

卓觀齋臞錄

淞秋徐澂著

吳中盆梅，以顧仲安手植者爲勝，紅羊之劫，園丁移匿虎丘僻處，得以無恙。顧子山眉緣樓詞，人曰何子貞、吳平齋、飲潘養閒齋中，賦盆梅有句云：『琢過吳剛仙斧，移傍眞孃香塚，歷劫得天全』。蓋齋中所供，皆顧氏舊物也。

惲杏，字文霞，南田翁十三世女孫也。髫齡卽嫻翰墨，好吟咏，工書畫，山水花卉，一承家法；人物仕女，深得玉壺風致；佛象學老蓮，蒼古雄勁，不類閨中手筆。乙丑春，侍親寓蘇，年十六，曾以所作傲古花鳥十二幀，囑爲題詩，報之；乃寫九秋圖卷，無量佛軸，及仕女小筆爲酬；顧陸徐黃，並臻其妙。海上平等閣主人題其畫集，有『不讓吳門范雪儀』句，誠非過譽。

吳江沈雪廬畫師，以陸包山雙鉤盆蘭圖貽幼女爲奩贈，其壻張君指達，持詣松岑師乞題詩，師命余代賦，詩云：『煙波縹渺洞庭曲，山秀玲瓏茁春綠，包山丈人耽小隱，芳杜芝蘭結茅屋。三絕人稱老畫師，霜兔如山管城秃。朝來移種上纖素，綽約佳人佇空谷。空谷幽芳本自賞，肯買胭脂寫村俗？妙蹟於今三百載，雪廬老眼矜奇福。漢皋解佩蛟龍妒，巾箱女兒歌』。

黃竹，我展此圖神爲往，筆精墨妙花芬馥。楚客招魂結蕙帳，古仙遺世種秋玉。香烟印篆茗泉新，供養春朝一娛目。」石遺師見之，以爲可取，錄入詩話焉。

傳青主(山)有霜紅龕集，其讀書處本名青羊庵，蹲岫嶼松林中，故名；後改霜紅龕者，因林中樹艸葉色，秋來如一片紅霞也。青主有青羊庵詩云，『紫雲青樹石廬廡，花插牽牛小膽觚，一縷沉煙縈白牖，先生正著養生書』。

太炎師曾言：『於北平骨董肆，見有以漢商山四皓合作山水手卷求售者，云其原續已遺失，此卷中僅存鍾會等諸家之跋，又有岳武穆跋李伯紀書兩都賦卷，自署門生岳飛云云。又清同光間山東巡撫張曜，以軍功遷擢，不通文墨而喜附庸風雅，曾以二千金得漢張翼德篆書聯一付，上款題曰「孔明仁兄大人正之」。市僧作僞技倆，極盡怪誕，真堪令人發噱。」汪旭東先生亦言：『舊有貴人家，藏畫一幀，張飛畫美人，關羽補竹，飛自題其上曰：「大哥在軍中鬱鬱不樂，二哥與余作此爲之解悶」。大哥謂昭烈，二哥指羽，其可笑又甚於前者。』

明史沈石田先生(周)傳云：『有郡守徵畫工，績屋壁，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，遂被攝，或勸周謁貴遊以免；周曰：往役，義也；謁貴遊，不更辱乎？卒供役而還。已而守入覲，銓曹問曰：沈先生無恙乎？守不知所對，漫應曰：無恙，見內閣李東陽，曰：沈先生有贖乎？』

守益愕，復漫應曰：有而未至，守出，倉皇謁侍郎吳寬，問沈先生何人？寬備言其狀，詢左右，乃畫壁生也。比還，謁周舍，再拜引咎，索飯，飯之而去。李碩夫（果）在亭叢稿桃花塢看畫記亦言及石田被迫畫壁事，云：『謝樗仙與沈石田同時師宋元諸家，而名少遜於石田；當嘉靖中，某御史巡按江蘇，御史之父慕石田名，將乞其畫；石田居婁門外相城里，召之不至；復遣隸人呼之，石田不得已攜樗仙往，御史出新紙強之畫，石田不可，遂與樗仙於廳事四壁各畫其二，爲春夏秋冬山水景，半爲設色而去，御史父聞之，乃大慚悔，使院在玄妙觀西，明末時畫壁尙存，唐處士重韓自言其父曾見之。』此則與明史本傳略有不同，然碩夫長洲人，知之當審。樗仙名時臣，字思忠，山水得白石翁法而稍變，人物點綴極瀟灑，圖繪寶鑑續纂無聲詩史藝苑卮言具載其畫品。又吳翌鳳燈牕叢錄言：『憚南田少時漂泊，受知於太倉王相國，有監司某延之作畫，不卽赴，乃迫致蘇州，拘於官廳；明旦將辱之，南田乃遣急足持書至婁江乞援，時已二更；相國急命呼舟，將出，復擊案曰：馬最速，舟次之，卽跨馬，命僕以竹竿挑燈縛背上，行九十里，抵郡城，尙未五鼓也，守門者知是相國，遽啓門，直至監司署，問南田所在，攜之以歸，監司詣太倉謝過乃已。』此事與沈石田被迫畫照壁事相類，高人遇俗吏，徒喚奈何。

紅豆產地不一，實亦各異；皖之歙縣，浙之嵊縣，皆常綠樹；吳中所有，落葉者多。蘇城東禪寺舊植一株，相傳白鶴禪師所種，老而朽矣！久之復萌新枝，惠元龍移一枝，植階前，自號紅豆主人。虞山牧齋老人著書之處，亦名紅豆山莊，顧古湫續圖徵題咏，董東亭七古尤擅勝場，稱紅豆詩人，卽以名集，傳爲一時盛事。太炎師言：『在南洋羣島時，見紅豆樹蔚然成林，落子遍地，其形精圓，其色鮮豔無比；婦孺拾之以飾指環，入水洗濯，益增明麗。』王摩詰所謂：「紅豆生南國」者，殆卽指此。歙縣汪允中有詠非園紅豆四絕序曰：『非園乃雄村曹氏家園，有楓亭老人記。老人爲文敏父，文正祖也；園中有水竹山石，奇花異卉，及文敏養親歸里，御筆詩惜經兵燹盡付劫灰矣，僅餘紅豆樹歸然獨存。聞諸先慈曹太宜人曰：當乾嘉盛時，花開甚繁，結子亦最夥，近來祇數花，且多不結實，故得者寥寥。今自黃山歸，繞道外家，過非園舊址，倚紅豆樹下，幸獲數枚，喜可知矣。詩云：「紅豆紅如故，非園園已非；興亡餘此樹，無語對斜暉。」敢作尋常看，非時不肯開；幾枝曾折取，花下獨徘徊。」「本是生南國，分移宰相家；春華秋結實，顆顆現丹砂。」「仙種傳仙境，人間僅見之，自憐雙鬢改，輸汝慣相思」。

八指頭陀，名敬安，字寄禪，工詩畫，清季之名僧也。其遺作有長沙楊哲子義甯陳伯嚴

湘潭葉德輝先後爲之梓行流傳。頭陀尤以五影詩著稱於時，故人皆以五影和尚呼之。五影八指適成對偶，亦一佳話。所謂五影詩者，其一曰：『夕陽在寒山，馬蹄踏人影』。爲卓錫育王寺時，代續某武官紀遊之作。其二曰：『垂釣板橋東，雪壓蓑衣冷；江寒水不流，魚嚼梅花影』。則爲人題寒江釣雪圖作也。其三曰：『意行隨所適，佳處輒心領；林深闌無人，清溪鑑孤影』。則與人遊嶽麓山分韻賦詩，頭陀適得領影二字也。其四曰：『日暮蒼翠飛，霜楓紅轉淨；夕陽如畫工，畫出秋山影』。則山中看紅葉作也。其五，則與易實甫同宿山寺，實甫有句曰：『山鬼聽談詩，窺牕微有影』。頭陀笑曰：『君寫鬼影未工，請爲易其下句曰：「孤燈生綠影。」』實甫歎服焉。

甲戌中秋，石遺師姬人三十初度，黃曉浦陳斟玄陳桂尊史耐耕諸同學爲文以賀，師寓城南臙脂巷，是日置酒宴客，自撰一聯以壽姬人云：『北地臙脂，恰佳臙脂勝地。月華三五，重逢三五年華』。蓋姬人北平籍，誕辰適值中秋令節也。

自石遺太炎羣碧鶴望諸師相率寓蘇，詩酒流連，每多雅集。甲戌夏日，余又宴諸師友於滄浪亭中，美專校長顏文樑君出素牋乞題，鶴望師爲書小引，曰：『端陽後三日，灤秋飲客於滄浪亭面水軒，久雨乍晴，涼飈襲衣，荷葉常階，柳絲拂檻，罄歡無算，賓主盡歡，顏君棟

臣適長美專亦爲地主，敢請來賓，各題數字，以留鴻爪。太炎師卽席口占一絕云：『滄浪近在盤谿曲，水濁真堪濯我足，舉酒爲酌蘇舜卿，買山同作巢由僕。』石遺師書舊作，云：『清風明月本無價，近水遙山俱有情；題向滄浪亭子去，何人集句已前楹。』是年八月復有惠蔭園秋禊雅集，與者陳金二師外，有曹饒衛謝玉岑楊詠裳張大千金東雷范烟橋屈伯剛凡二十八人，石師與最豪，當筵高歌滿江紅一闕，激越動人。余與大千各寫惠蔭秋禊圖一卷，玉岑用姜石帚韻譜一萼紅詞以紀勝事。詞云：『水堂陰，倚雲根岸幘，露粟映斜簪。旅雁傳聲。山蛾掩黛，秋色何事冥沉？人意共清商早換，聆高唱，暫寂雨中禽。池館風流，江山塵壒，呼喚登臨。還說東南賓主，自渡江風大，節序驚心。萬感吳鉤，五噫梁詠，過時人物追尋。稱湔拂亂離情緒，好壺觴，一醉賤黃金。漫信蘭亭塙繪，畫淺愁深。』

瑞安林祁生慶衍有論墨絕句三十二首，注中云：『仙居應氏明尚書應大猷之後也，藏巨錠，其長盈尺，其子孫嘗碎以和藥。徐常侍得李超墨，長盈尺，或其遺製。』又曰：『黃巖朱氏藏墨頗多，內有古墨，其上銘曰白墨，』又曰：『吳荷屋於元旦臨九成宮，自記所用，皆明時墨。』又曰：『墨入範也，壯士執大椎一擊使成，再則破碎不復成，其堅脆視擊者之強弱焉。』又曰：『舊墨工藏松煤至十年，始以製墨，近隨燒隨售，故無佳者。』又曰：『

黃山出雲，每子午時，輒滂然滿谷，不以晴雨異；松生其間，日受滋潤，故墨煙潤澤有光彩，他山無之。』此數則皆可補黑松使者掌故之遺。

竹堂寺在王廢基，張霞房紅蘭逸乘謂爲唐六如祝枝山讀書處，沈石田有探梅圖巨幅，至今寶藏寺中，王君佩諱網羅吳中文獻甚力，爲輯竹堂寺小志，持圖遍徵題咏，蔡雁邨師題遠佛閣詞云：『翠筠露鮮，蕭寺徑曲，花氣初暖，煙細塵軟。一時帽影鞭絲照芳甸。廢輿在眼，弘老已渺，梧樹誰洗，詩意幽遠。畫中髣髴當年舊禪院。醉墨渲香雪，嫩蕊疎枝經雨看。猶記峭寒東風吹酒面，對靜瑣花龕。清淚曾濺，儘堪珍玩。恁碎瓦頽牆，留護名翰，濕春光怕和愁捲』。翁松禪瓶廬詩鈔有壬寅四月八日臨沈石田竹堂僧寮圖題序云：『嘗見石田與李秋官楊黃門竹堂寺觀梅圖題詩絕妙，今又見此，募修竹堂僧寮圖卷戲臨之並和觀梅詩韻』。詩有「募修之疏字爛斷，竹裏僧廬果未成」句，當時石田擬售圖以修僧舍也，此事王君志中所未載。余題探梅詩云：『清寂禪房暗香度，老僧種梅白雲護；寺牆迤邐苦徑幽，花影鐘聲證妙悟。高懷誰同白石翁，刻劃造化侔鬼工。吉祥定惠嗤凡俗，獨來此地圖春風。蛟綃黯澹蝕痕斜，披圖想見豪興除。花間置酒讌賓從，一枝晴雪映烏紗。此圖流傳三百載，此樂當年不可再。看花客去寺宇荒，梅竹蕭疎今何在？安得畫中置吾身，握衣來作先生賓；樽前聚散

本無定，畫中光景常鮮新。吁嗟乎！永和祓禊千餘年，韻事猶傳曲水邊；良辰高會須佳作，一時鴻雪豈偶然。天教妙蹟留宇宙；筆底鬚眉人依舊，我來竹堂尋古歡，倚牕獨歎虬枝瘦。」

武進張皋聞先生惠言爲有清一代經學大師，其學深於易禮；禮主鄭氏，易主虞氏，兼以篆法名世，著有周易虞氏義、虞氏消息、虞氏易禮、易候、易言、周易鄭荀義、易義別錄、易圖條辨、儀禮圖說、文諧、聲譜、茗柯詩文集諸書。儀禮圖乃出自先生手繪，小楷詳注，精妙無匹，誠爲希世之珍；近歸武進莊氏，金粟香先生武祥跋中，稱其迥出宋楊氏復所課之上。嘉慶十年，阮文達公會爲之模刻梓行，嘉惠士林，紙貴一時。蓋三禮之學，惟儀禮最爲古質，非空言義理所可敷衍者。故自宋迄明，其學幾絕，先生得休甯金氏傳，熟精於斯。圖凡二百三十六葉，堂戶几筵，節文度數，考其尺寸而證諸經，無不脗合。先生書法本有盛名，此手稿本，尤其視爲最著意之著作；朱墨斑斕，不厭塗注，得以流傳迄今，未損毫髮，令人不能不信冥冥中似有神物護持者矣。誠如江陰繆先生所謂詎得以曾經版刊而少之哉！此與崑山圖書館所藏顧亭林先生天下郡國利病書手稿，可稱吳中二寶。

李碩夫在亭叢稿有書文衡山遺事兩則云：『郡有富室者，慕先生名，迎至家，方秋酒罷，留先生宿，盡以席上銀陳榻前，以貽先生；先生端坐蘿幃，一人突入，攫二杯去，蓋坐客

也。先生曰：嘗之其人絕交矣；詰旦留一簡與閣者，曰：杯吾暫假去，歸而訪知某工所製，經營半月，製以償焉。又儒生某積館穀五十金，強留先生所。權子母利，月請給之；後儒生年老盡收其資，歿而其子不知也，請於先生，先生如數應之。其夕子夢父怒責曰：文先生長者，吾往以失館，盡歸其資矣！篋中某書卷末，有次第筆記可稽也。亟以還，否則吾不佑汝，其子乃以銀歸先生。先生曰：若翁所存固償之矣；此五十金也，以吾子寤，敬爲故人助喪耳，弗辭也。他日爾翁見夢，幸告以吾意。衡山先生於明弘治正嘉之間，文章德望著吳中，奔溫州公喪，却千金賻於甯藩，先生不赴而封識其書幣，俱見王弇州傳。於斯益可見先生非徒高懷曠世，以書畫文學名天下；且好行隱德，不肯輕暴人過若此，宜使子畏拜倒而有非面服乃心服之語也！

甲戌九月與煙橋瘦鵲諸友赴真義，訪顧阿瑛玉山艸堂遺址；惜所謂石板千臺蓮者，蕭蕭寒塘，已無擎雨之蓋矣。歸得葉遐庵先生詞，言此花爲天竺種，乃六百年前遺物。蓋吾國向有蓮否，本未論定；若以海棠石榴之例推之，凡重台疊跗者，皆屬外來，則顧園之蓮，可決爲天竺種無疑。詞倚五綵結同心調云：『前身金粟，俊賞瓊英，東亭恨墮風渦。六百年來事，靈根在，渾似記夢春婆。濠梁王氣都消歇，空回首金谷笙歌。無人際，紅香泣露，可堪愁

損青娥！棲遲野塘荒澈甚，情移洛浦，影悟恆河。追憶龍華會，拈花禪意，待證芬陀。五雲深處眠鷗穩，任天外鹿刼空過。好折供維摩方丈，伴他一樹桺權。自註桺權，亦上天竺種，余近得一小株。

宋史繁蕪，治者苦之。明季汴梁王司空損仲刪正宋史，成宋史記二百五十卷，鼎革後其稿亡於水，幸吳興潘昭度錄其本，後石門呂無黨攜以入都，王漁洋朱竹垞俱見之，朱抄得副本，王錄存凡例一卷，故錢竹汀潛研堂集續通志列傳總敘有『別史則有曾鞏王稱葉隆禮宇文懋昭柯維騏王維儉邵平遠』之語。乾隆間，輾轉爲婁東聞氏所得，亦錄副本。潘錄本今歸余友王君慧言。甲戌春，出以眎余，並言擬覓有力者爲之梓行；太炎鶴望兩師見之，俱允代籌刊資，後丹徒尹石公來吳門，言故都圖書館亦藏是稿，朱墨批校甚精，未知是否聞氏副本，倘得與此本詳校一過，然後梓行，庶稱完美。損仲詩文集不見流傳，維錢牧齋對之似略有微辭，初學集書王損仲詩文後云：『祥符王惟儉，字損仲，多聞強記，與人覆射經史，每弋獲，摩腹大笑曰，名下定無虛士。讀古文品外錄抉擿其紕繆，軒渠向余兄，每爲此君護前，今不當云悔讀南華第二篇乎？晉江何穉孝修明史，題曰名山藏，損仲指而笑曰：記則記，書則書，此何爲者？吳原博修姑蘇志成，楊君謙遙見其題，不開卷擲而還之，豈爲過乎？損仲家

無餘資，盡斥以買書畫彝鼎，風流儒雅，竟日譚笑，無一俗語，可謂名士矣！其詩婉弱有俊語，爲文簡質，以刻畫自喜。惜其少年崛起，無師友摩切之力，未免於無佛處稱尊也。王述菴春融堂集贈長洲陳徵君（黃中）詩云：『門對葑谿流水碧，秋槐落葉覆閒庭，柯王舊本叢殘甚，新史何時付汗青？』柯指奇純新編，王卽指司空也。和叔一書，縣志僅載其目，稿本不知流落何處矣。

清乾嘉時，崑山王椒畦（學浩）工山水，坊者朱玉岡爲構易畫軒三楹，以易其畫十幀，一時傳爲佳話。王賦詩紀事，有句云：『以畫易米古所聞，以軒易畫今尤特，從來罕事不浪傳，卽此名軒亦已得』。偶檢張夕菴（奎）逃禪閣集亦有易畫行一首，序云：『北郊吳翁以養花爲業，四時以時花贈吾爲清供養，而不受值，探其意蓋欲易吾畫也。吾嘉其意，作畫贈之。吾潤富室豪門以及士大夫，從未及此，而乃得之吳翁，未知有愧於吳翁否也，作易畫行』。詩中有『筆潤欣收花萬叢，坐閒無日不春風』之句。二人同時，二事巧合，因並誌之，以愧彼倉荒之好附庸風雅者。

朱竹垞古藤書屋遺址，其後丁瑤圃（璠）趙味辛（懷玉）先後居之。瑤圃山東諸城人，官戶部主事，王蘭泉司寇有題億生舍人古藤書屋冊二十六韻，詩云：『後來有瑤圃，藤下開房櫳

；我嘗往眺之，未免愁蒙茸。』舍人今此住，闢徑除荒叢。』趙味辛亦有生齋集，甲寅十一月自海波寺街移寓鐵廠，用竹垞自古藤書屋移寓槐樹斜街四首韻，有句云：『莫戀藤花添悵望，寒鴉古木也宜人』。蓋味辛旋移寓鐵廠新居，亦有高樹數株也。寓書屋時，與友多酬酢之作，如移古藤書屋答胡學長齡云：『有時徙倚古藤下，夕陽黯淡風蕭聊』。日盼古藤花開，開迺絕少，招同人置酒其下，作歌問之云：『古藤陰下三間屋，多少名流曾託宿，我來屋已殊舊觀，補署壁窠添小築』。長洲李滄雲（葵）惜分陰齋集有題趙味辛舍人寓海波寺街，卽竹垞先生古藤書屋舊地也。同人飲酒賦詩，積成數十頁，囑予紀其勝事，閱歲未經報命，味辛移寓鐵廠，見卽促詩，予以臂病，久未得痊，勉強握管，卽用竹垞和查德尹古藤書屋留宿詩原韻云：『古屋雲深詩味外，殘春夢逐酒懷邊』。同時歙縣程魚門（晉芳）編修，勉行堂集亦有詩詠及書屋，如海波寺街韓宅雙藤爲竹垞老人書屋遺址，同厚石紐蘭筍河嵇川晴湖小飲其下，晚集嵇川寓齋，用竹垞紫藤花下醉歌韻云：『主人望姓昌黎後，延客閒庭薛初掃』。於此可見當時藤下遊讌之盛矣。

童叶庚，字松君，晚號松道人，亦號睫巢，崇明籍；咸豐中官德清知縣，去任之日，人民涕泣跪送者，邇郊三里。歸隱吳下，卜居城西朱家園，飲酒賦詩，終日以書畫自娛。博學

好古，手鈔羣籍，多海內孤本；擅寫墨梅，喜作萬玉圖，清超拔俗。且慧心獨運，創益智圖，版成書數十卷，凡花果，草木，人物，鳥獸，魚蟲，珍寶，官守，介壽，武備，田器，仙佛，藝術，戲具，閨閣，燕几，千文，諸圖；方圓變化，各極其妙，海上涵芬樓爲之梓行；絕勝懋翠居七巧圖合璧，曾得秦漢古鑑百餘種，因顏讀書樓曰百鑑。著有睫巢鏡影，爲世所珍。妻祝氏，吳人，工詩畫，自號瑤華仙史，著有益智續圖及詩詞稿，並藏於家。子五人，長伯鶴，次仲文，皆以才行鳴，三叔平四，旭滄，五大年並工詩書畫。叔平人物法龍眠，筆力秀雋，與山陰任氏齊名。父死，遺憂蕭然，遂成顛疾，近人馬敘倫爲作童瘋子傳。旭滄雙鉤花鳥極工，直入宋人堂奧。余之先叔母，爲其長女。辛酉甲子間，鬻畫海上，余適負笈申江，得時侍硯席，備聆緒論，嘗出眎少年時所作白牡丹一幀，清麗絕倫，上有睫巢老人題詩並跋，云：『丁酉先立春三日，芝卿折花一枝持贈，曉露未乾，香風拂面，汲水膽瓶以供養之，並命旭兒爲花寫照，相對懽然，不啻羣玉山頭瑤臺月下也。爰題韻語以誌喜，詩云：「隣翁贈我白牡丹，春風拂拂香團團；皓質合與雪霜競，豪情不受蜂蝶攢；富貴場中有本色，花能如此人何難？素位而行慕君子，之江憶昔曾居官。含真抱朴到今日，對花自覺無慚顏；我欲與花比較潔。科頭相向生餘歡。又恐美人歎遲暮，韶光老去容凋殘；呼兒伸紙狀玉貌，生香活色

來毫端。蕭齋得斯足清供，神仙品格無寒酸。從此榮華可長久，任他日月馳雙丸。」

曾與太炎師論及清人詩，則曰：『王漁洋面上學唐，實則儷襲宋人，反不如朱竹垞之明目張膽學蘇子瞻也。至如查初白之極意效法放翁白描，避免用典，但覺深味，亦屬徒然。』

湯顯祖（若士）牡丹亭傳奇，人皆傳謂影射太倉王文肅公（錫爵）女曇陽子事而作，故一名還魂記，書中以杜麗娘影曇陽子，杜子充影王錫爵，陳伯粹影陳眉公，致楊恩壽詞餘叢話云：『若士應春官試，忤陳眉公，遂以媒孽下第；時太倉王相國爲總裁，相國本若士座師，亦素厚眉公者，若士遂恨相國入骨，適曇陽坐化。後嶺南又有一曇陽出現，與一士人爲眷屬，風聞遠邇，若士遂作牡丹亭以洩恨，故記中有還魂之舉。』蔣心餘作臨川夢曲亦信是說，且云：『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，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，他平生罪孽這詞章。』以上二說，吳瞿安先生於顧曲塵談中，據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言：『世或傳牡丹亭刺曇陽子而作，然太倉相君，實先令家樂演之。且曰：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。』又引玉茗集中寄張元長弔俞二姑二絕句序中語，以證與靜志居詩話適合，反覆爲之申辯。然當時誌此事者尙有徐樹丕識小錄云：『若士文章在我朝指不多屈，出其餘緒爲傳奇，驚才絕艷，牡丹亭尤爲膾炙。往歲聞之文中翰啓美云：若士素恨太倉相公，此奇傳杜麗娘之死而復生，以况曇陽子，而平章則

暗影相公也。按曇陽仙跡，王元美爲之作傳，亦既彰彰矣。其後太倉人更有異議云：曇陽入龕後復生，至嫁爲徽人婦，其說曖昧不可知。若士則以爲實然耳。聞若士死時，手足盡墮，非綺語受惡報，則嘲謔仙眞，亦應得此報也。顧公變消夏間記摘鈔亦云：『雲間陳眉公入汴，卽告給衣領，自矜高致，其實日奔走於太倉相公王錫爵長子緜山名衡之門，適臨川湯若士在座，陳輕其年少，以新構小築命湯題額，湯書『可以棲遲』蓋譏其在衡門下也。陳啣之，自是王相主試，湯總落孫山，王歿後始中進士，其所作還魂記傳奇憑空結撰，污鱗閨闥，內有陳齋長卽指眉公』。實則若士此書，固取材於唐人說部陳玄祐之離魂記，然當時所謂曇陽仙跡，闕傳之甚，乃至震動朝野；且涉及張江陵王弼州，或係嗜恨文肅者，故誣若士此作爲影射文肅家隱事，聊以洩憤也。據王衡（字緜山錫爵子時敏父）所纂文肅公年譜云：『萬曆七年己卯，府君四十六歲，時府君患痢頗劇，女桂手一杯水飲之，遂愈。築一靜室，手榜曰曇陽恬淡觀，至是云將於九月九日化去，至期果卒。時縉紳相送者駢集，而弇州公作傳備詳始末，凡數百言，其文載本集中。又赤水屠公爲青浦令有送曇陽大師絕句十九首，府君亦曾手書曇陽三款小詞以警世』。『萬曆九年辛巳五月給事中牛維垣御史，孫承南參府君與世貞以曇陽仙去爲詞語事下部，旣而寢之。牛與孫故嘗客於曾省吾者，欲以媚居正，省吾爲之具枰』